

浙江文叢

劉宗周全集

〔第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劉宗周全集

〔第六冊〕
文編下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吳光 主編
丁曉強 點校
鍾彩鈞 陳永革 審校

文編七 墓誌銘 墓表 行狀 傳 贊 祭文 三卷

墓誌銘

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稷峰章公墓誌銘（萬曆壬子閏十一月）*

予先外祖以經術行誼推重海內，學者稱爲南洲先生。蚤從族兄東儒公、稷峰公遊，才名辟易，呼「章氏三傑」。二公先後成進士，而先生卒老於行。與二公爲窮交，自藝文外，尤以道義相成，始終弗替。先生晚年輒呼予小子談平生，縷縷足述也。稷峰公病且歿，囑先生曰：「知我者弟也。異日之狀，非子而誰！」先生許諾。憶先生作狀時，予以韶年受學，每事筆札，必命予脫稿，距今二十餘年。公仲子持狀來請墓中之石，而先生歿且八年，手澤依然，能無感愴？予雖非其任，猶竊以終韶年之役也。

按狀，公系出福之浦城〔一〕全城練氏之後，子孫以世德顯於宋，隨駕渡臨安，散處三吳、兩浙間。其卜居會稽偁山，則自添十九公始，凡十二傳及公。自宋歷元暨我明興二百年間，科甲相望，族指萬人，稱東越世家。公父某，號東山，以公貴贈某官，母徐贈孺人。溯而上曰某某某，

則祖父曾高也。東山四子，其季爲公，生而穎異，十歲能屬文，爲東山鍾愛，十三受業於從兄孝廉東稷。東稷稱賞不置，曰：「他日當退舍避之。」則已嶄然露頭角矣。辛卯，丁東山憂。甲午，補郡庠生。乙未，同先外祖及東僊會課於柴塢山。三人稱莫逆，文日奇。東稷諸孝廉輩果不敢以雁行進，而公尤深造自得，肆筆成章，出入秦、漢、韓、蘇間，爲學者斂衽。無何，東僊脫穎，公獨與先外祖久困諸生中，而視外祖尤甚。自丁酉觀場後，連擯有司，落魄垂二十年。家日貧，齒日邁，而自負日益奇。曰：「世必有知予者。」己未，遊京師，假籍更名，補順天生員。尋爲督學趙方泉識拔，聲名蔚起，驚動館閣。甲子，遂登解額第一人，成戊辰進士，年已五十七矣。方公舉順天，北人飛章攻詭籍，會華亭當國，偉其文，進呈請御裁。肅皇帝嘉之，破格完之。華亭舊督浙學政，進公膠庠，知公，曲爲公地，遂荷先皇帝特簡，蓋異數也。釋褐，授大理寺評事，晉禮部，歷精膳郎，出爲江西參議司督儲。公才識警敏，遇事立辦，所至輒稱其官。凡十年，拂衣歸里，又十年，以壽終於家。凡人困阨不極則不奮，彼蒼於豪傑大受之士，所爲苦心勞形非一日，而玉之成有如此者。

公之爲諸生也，嘗客遊雲間，有富家楊以馴善聞，會構訪當道，屬之邑丞，丞以給舍左遷，於公爲梓里。公偶會丞，所言及之，輒爲解之，事竟寢。公去，楊知其故，走金三十鎰爲謝，公卻之，更倍以進，終不受。曰：「辨爾誣，義也。終之以利，初心之謂何？」楊感嘆而去。後楊子九華貴，締爲世講。公初出華亭之門，繼更鄭州，繼又館於江陵，爲諸子授經，不以爲浼也。華

亭去，鄭州代其後。公見鄭州，爲白華亭事，侃侃不挫。鄭州悲曰：「子獨不諱華亭耶？」公曰：「非某誰當白華亭者？」鄭州義之。江陵秉軸方初，政未底於壞，公處以離合之間，放意自若，而論及國家事，匡救居多，類皆引大體、持長厚，切中江陵膏肓，如齊魯開河之議罷、犯禁連引之議寬、蘇松大水之議蠲賑，雖得其首肯，而心實厭之。卒相矛盾，出之外藩，假星變列左遷以去。江陵敗，公卒不罹清議。人皆多其大節云。

公性孝友，蚤違東山。徐孺人有孟母風，公體其志，勉承其訓。家貧，受徒資館穀以養，不違其懽，比喪，哀毀幾絕，皆以不及祿養爲痛。伯兄蚤世，事仲兄叔兄，怡怡友愛，垂白無閒言。嘉靖癸卯間，連大侵。二兄坐困，公曰：「有弟在，忍遺同氣餒耶？」出所餘金，益以稱貸而餽粥共之。姊蚤寡，撫其孤，恤其婚喪尤力。姪婦寡而貧，以姑老誓守，贍之以完其節。宗黨告急，輒應之，不責其報。捐貲新宗祠，助蒸嘗之禮，其內行雅足法也。

公德度深遠，脫略苛細，喜恢諧，赴機如響，與人油油然闊恩怨報施之情，岸幘垢衣，人莫測其涯涘，輒呼之曰：「愚公乃不愚。」以公之才，宜大有所建立，顧蚤見遘歸，不必盡究於用，而有以自完，卒享令終之福。蓋有明哲保身之道焉。嗚呼！如公者可爲克全於其天矣。

公初名紹，更名禮，字某，稷峰其別號。生於某年月日，卒於某年月日，享年若干。娶齊氏，贈孺人，生庠生某，娶某。繼董氏，封孺人，生國子生英，娶王氏。繼董氏女許某、許某。某生國子生懷德，娶某。英生某，娶陳某，聘某。女一許葛、一許龔。懷德生某，聘某。葬以某年月日，

兆以某里。

予生也晚，不及知公，姑據狀如右，愧於先外祖無能爲役。先外祖且爲予言柴塢之會，藿粥畫斷，不減長白，卒相與有成。公屢試屢北，且老矣，先外祖不以爲病，曰：「子終必遇。」公之北上也，先外祖實促之，公猶豫，先外祖謬激之曰：「所不能決者，徒以閨中繫耶？丈夫之謂何！」遂行。他日，公讀書勞苦，得心疾，棄家走，溯金華，久之有甦，乃返。鄉人謗之，坐以他故。先外祖每從士大夫力洗得白。公貴，先外祖猶偃蹇諸生，踪跡相失。既罷官，先外祖亦罷諸生，爲聚首如初。先外祖每有所不可，輒面折曰：「爾忘貧賤之日乎？」公改容，謝曰：「知我之誼深矣。」語曰：「觀人於其所友。」君子益以是知公也。銘曰：

嶢嶢易缺，皎皎易蒙。允矣君子，令德永終。大智若愚，至和掩恭。援止而止，委蛇群公。色斯舉矣，羅者冥鴻。千金之介，不違固窮。展禽曰惠，老氏猶龍。我徵百世，長者遺風。

北渠章公暨配顧安人合葬墓誌銘*

會稽章氏，予母族也。而北渠翁爲先外祖族叔，予太公行也。憶予少孤，依於章，已乃析翁舍而居之，奉翁父子間最久，是以知翁最悉。

翁諱漸，字某，北渠其別號。父某，母某氏，世系出全城練氏，爲偁山里人。族最繁盛，代有顯者，而翁以窮約廢棄儒術。翁平生質重無他腸，敦尚孝義，里中稱爲長者。家故貧，稍稍貸

貲，觀貨鄧林之材，走閩、歙、三衢間，終不徙業以老，然僅給饗殮而已。翁雖隱商賈中，未工壟斷也。翁既歿，諸子或耕，或仍父業，漸以起家。配顧安人，出上虞右族，與翁守寒約，椎作備嘗，晚而佐諸子起家，後翁十年而歿。先是，翁得疾，危甚，安人露禱，請以身代，度不可，則刲股和藥而進之，疾遂瘳。里人頌之。安人歿，諸子後喪踰前喪，哀毀骨立。叔子天祚，素食二十二年，既免喪，思父母不置，木刻二像奉於龕，盥櫛起居如平生，出入必告，有事必卜吉而後行。宗周聞而嗟異之，禮失而求之野矣。世傳丁蘭刻木，疑不必有是事，何意得之翁子哉？抑亦與安人刲股事後先相感者與？其事近愚，而其心無所爲而爲，亦匹夫匹婦之至性也。斯二者胥足以勸矣。或曰：「翁教也。」豈其然乎？宗周感其事，爲翁志之墓石。

翁生四子：長某，次某，次某，次某。翁生於某年，卒於某年，享年若干。安人生於某年，卒於某年，享年若干。卜兆在范橋之陽，則天祚婦翁陳岐陽實有造焉。其葬也，以某年月日，既葬若干年，而諸子始得備墓石，且以其舅工部郎迴瀾先生之述來請銘於予，思以不朽其親也。嗚呼！吾未見庶人而窆，而葬其親有如此者，是宜銘。銘曰：

范橋之陽，有懸者宅。望氣如虹，其人孔碩。玄扃千年，維舊之德。舊德伊何？陳門奕奕。既卜既瘞，既封且植。宜爾子孫，其麗不億。生我者三，天也罔極。載鏤之金，載刻之石。禮失求野，孝思維則。

太虛先生劉公暨配沈安人合葬墓誌銘（天啟甲子十二月）

余劉氏聚族水澄也，深巷數百武，門第相屬，無他姓錯處其間。其風聲氣習，往往自成一
家。蓋家世詩、書而鮮生計，又挾市塵下流，故其人文弱而儼。中世士大夫益習爲浮華以導之，
青青子衿，三五當衢，動利齒而月旦人以爲高。人至相戒不敢出其里，輒曰「水澄、水澄」云。
當是時，有足不踰限、目不習交游、終歲扃戶讀書不輟若處子者，獨吾族祖太虛先生一人。自此
子姓中間有望先生而趨者，水澄之俗爲之少變，乃自先生沒而巷無居人久矣。恐後之視今，甚
於今之視昔也。悲夫！

太虛先生者，余先君子始終同硯席忘分交也。又居比舍，無一日不聚首談藝文，或砥礪名
行以爲常。及先君子沒，先生撫而哭之，哀予小子以遺腹生。稍長，登小樓，與姊妹行窺西窗，
聽伊唔讀書聲不絕，夜或篝燈火，光自帷中映徹，心喜之。後余去故里，漸識人事，始稍稍向慕
先生。閒謁先生，道先君子同硯席事，低頭不能仰視。久之，先生年浸高及耄，私心耿耿，擬操
短章上壽，一道平生，而先生先一歲卒矣。然則今而後苟可以不朽吾先生者，非余小子責也
耶？因從叔氏儀之請，憮然太息，爲誌其墓曰：

先生惇樸篤行，古君子也。其事二親孝，晨昏寒燠之節，斤斤如禮。疾或籲天，願以身代；
居喪哀毀骨立，孺慕終其身。其處昆弟，垂白無閒言，又推其誼及諸父。諸父以析箸有言，幾逮

於訟矣，先生從中力劑之，輒乘閒進曰：「兄弟手足，奈何以貲財傷天性？」遂爲骨肉如初。尤穆然敦源本之思，宗祠圯，身先拮据者數年，乃還舊觀。嘗葺宗譜，承司馬公遺緒，百年間世次、名第皆可考信。晚年益虔祠典，或閒日至祠，拂拭几筵，如生事禮，且以訓宗人。其處家庭雍睦，與其配沈安人朝夕相莊，白首如新賓，家人化之。其待親故，咸有恩禮。戊子大饑，舅氏困，先生分饗殮濟之。有佃者告急，稍捐租與之。又或捐山笋，令一方人恣取爲粥糜以食，全活頗多。其他好行其德類是。其自奉甚菲，糲食布衣，自少至老不改步，而中心安之。即衣食不給，晏如也。其持己耿介，恥干人，雲間何士抑，素交也，後司理吾郡數年，先生不一通竿牘。從弟戴崖歿，有張姓者逋負百餘金，先生索償之，不私一錢。然其與人沖然無競，無少長見之，皆抑抑自下而終無媚骨。其動容有常度，行不趨、立不倚、坐不箕、笑不至哂、怒不至詈。性喜讀書，歷寒暑不爐不扇，垂老一編不去手，絕無絲竹、棋弈、麴蘖之好。雅志在青雲之業，早年奮厲，嘗以諸生高等食廩有年，方待貢太學，而尼於例，竟以庠序老，命也。嗚呼！此亦足以窺先生之概矣。善乎儀之狀先生曰：「先子中腸純白，無纖介欺隱，不虛設一事，不妄發一言，口不談道學，而平生處心積行，無不是真道學者。」此尤先生一片屋漏中精神，或非外人所及窺，而余固信其決當有是也（三）。所稱古之君子人與！不虛矣。

先生諱炯，字仲靈，先世出宋五忠臣裔，始祖文質公。八傳至父西河公某，母王氏，以某年月日生。先生庚申補邑庠，戊寅食廩，丙午鹺院舉德行，庚申今上登極，覃恩遙授訓導，即以是

年某月日卒。安人生於某年月日，卒於某年月日，與先生同德同壽。先生之姪修懿行，安人動有相焉，向所謂白首如賓者也。生子儁，娶傅氏；儀，邑諸生，娶季氏，出繼從弟煊。女，長適邑庠陶允教；次適六合知縣沈綰。儁生子釗文，女二人。儀生子鉉文，女二人。聘字皆詳狀中。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塔山之陽。

余小子因念先君子當年於吾宗同硯席者，自先生而外，爲贈駕部郎玉笥公、州刺史崑崙公，皆莫逆也。二公或發於身，或於其子，即宗周最不肖，猶得藉先人之澤以邀一第，而先生獨阨窮以死，後之人亦無能爲先生少吐氣者。然先生風義高儔伍，里中仰之，不啻陳太丘、王彥方；而二子恂恂，又足以承父教。一門孝義，吾族難之。則先生之爲劉氏重而傳世家於不替也，固不必以富且貴也。銘曰：

尼父有云^{〔四〕}，木訥近仁。外若不足，愈溯厥根。於時葆之，其仁肫肫。率而履之，弟友子臣。雖曰未學，孰此之真！舉而措之，九族一身。其所未竟，則命之云。悠悠澄水，翳翳德門。不祿而富，不爵而尊。古之君子，今也何聞^{〔五〕}。

陳母劉氏姑婦同阡誌*

蠡城西數里，青甸之原，有姑若婦同穴而阡者，爲太學生陳至仁之配劉氏。生子邑庠生剛，其配亦劉氏也，於陳爲姑婦，而於劉又姑姪之親也。予先從曾祖少司馬艮所公，有孫曰某，爲先

伯考太寧公，娶某氏，生女仲，予姊也，而繼室至仁。其婦則予之女也。太寧公有文學行誼，繩其先德，故姊素嫻於閨教，歸陳，執婦道，性勤警，鷄鳴而起，督臧獲咸治其職事。舅思石翁起家素封，獨以內政委健婦，錢穀米鹽之類，靡不操其鍵而出納之惟允，用是益以陳氏大。生一子即剛，數歲而議姻子女，則太寧公主盟焉。及笄歸剛，吾姊私以姪之親，撫憐之特甚。爲婦五年，舅姑及太舅姑無不籍籍稱賢者。相其夫子，勤於學，凡以吾姊之教也。期年而生女彭，又二年生子春，又明年生子夏。生夏將彌月，以產疾死，舅姑上下皆哀之。思石翁曰：「入門五年而耳不聞有新婦聲。」姊哭之曰：「事我五年而無忤色。」其宗人因誄之曰「孝哀」。嗚呼！哀則哀矣，何孝之敢聞？及女死五年，而太姑徐卒。又五年而吾姊亦卒。其年，女子彭繼殤。陳氏之祚，非復向者三世伉儷蘭芽玉茁之盛矣。里之人且有追吾姊之徽以及其媳者，孰謂婦人女子不關門祚之興替也！家司馬世道清白，後人食貧，姊自歸陳，未嘗一錢私外家，閒修鮮腆之奉於母氏，取豆鼎而已。臨終，床頭有金一鏹，出以犒侍婢，餘者歸其夫子，其卓然不亂如此。及其死也，誄曰「孝恭」，視吾女爲稱情云。女之生也，爲母章初乳，及見予先貞節氏，故名曰祖愛，字貞元。自少婉婉聽從，授以論語、孝經、列女傳，次第成誦，頗知大義。及其爲婦之日無幾也，故無善可稱，然而不若於訓者，蓋亦寡矣。法不當夭而夭且亟，予是以哭之哀。又十年而哭予姊，其感予懷當何如哉！姊生於某年月日，卒於某年月日，享年五十一。女生於某年月日，卒於某年月日，享年二十一。姊葬於某年月日，而其年冬後，遷吾女之殯而祔之。祔葬，非禮

也。生而戚，死而依，情也。是宜銘。銘曰：

人孰無姑婦？而爾之生也同祖。生孰非姑婦？而爾之死也相聚。孰爲爾夫？孰爲爾子？能不憾百年而心腐！賴有斯文也，以慰爾私，還託爾以千古。嗚呼懿哉！永昌爾祜。

江西寧州知州竹渠章公暨配宜人俞氏合葬墓誌銘

（崇禎六年癸酉九月）

嘉隆間，會稽章氏聯蟬起科第者六七公，而雙渠公與竹渠公，從兄弟也。其人皆有遠韻，非一切羶情勢利者比。故一則以部郎中廢，一則以州刺解組，並杜門卻掃，怡情山水間數十年以老。竹渠公尤擅風雅之業，所著思魯齋集若干卷，鄉之搢紳先生序而傳之，至今行於世，則公歿已五十年矣。昔人謂死而不朽以言立者，公其近之乎？宗周固章之所自出，於公爲外祖行。恨生也晚，不及事公。一日，其嗣孫冠手叙公狀而問志於余，且贄以遺稿，余乃得次第卒業，想見公之爲人焉。

公詩長於選體，而得意處在和陶諸篇，其和時運篇曰：「活活清流，脫纓可濯。轟轟蒼山，舉目可矚。佳景無窮，賞心易足，班荆坐飲，物我同樂。」又曰：「旋自東郊，憩我茅廬。足雖倦矣，心實宴如。宣尼嘆與，點獨先予。」一時托興，有古狂士風，姑借彭澤以自況，而意若有不止於彭澤者，此其命集本指也。他如和遊斜川曰：「露凝衆芳落，日入群動休。人苦不知止，輕身事浪遊。」和飲酒篇曰：「醉醒自有時，一悟須脫穎。醉翁不在酒，斯言婉而炳。」其和雜詩

曰：「徇祿如涉江，探道如登嶺。就岸始爲安，陟巔方睹景。曝日豈不煊，日人依然冷。莫矜一蹴功，須悟前途永。月彈有遠音，燭照無寧影。何事離本根，徒隨轉蓬騁。一飽不須多，群動制以靜。」又次雲門曰：「湖興移月艇，山踪入雲林。湖山如有待，雲月本無心。繫艇月還在，卧林雲更深（六）。難窮野遊趣，靜奏丘中琴。」皆翩翩逸興，與昔人競爽。近體不屑屑求工，而意指近是。公自中歲謝事歸始爲詩，每於五更枕上默誦古漢、魏詩數卷。興至，攜朋舉酌，或獨酌，欣然放歌，一切戶外事鮮有以易其慮者。獨與上虞山人葛公旦爲倡和友，時時相過從。已而嗣君孟嘉亦工詩，父子間又自相倡和，並翛然有塵外之想，一時詫爲嘉事。而孟嘉詩跡弛自放，多不逮乃公檢押，故自稱爲天籟云。始公弱冠補諸生，年二十四，以春秋舉嘉靖甲午鄉試，七上公車不售。謁選爲羅源知縣，再陞真定府通判，三擢江西寧州知州，所至有惠政。去羅源二十年，人猶立石頌德。公爲人溫夷簡曠，大都如其詩。故其居官，落落少俯仰，卒爲含沙以去。晚年陶情詩酒間，解地深微，居然揖魯狂之堂，洵其所養有過人者。

公諱秉中，字性之，竹渠其別號。卒年八十一，時爲萬曆辛卯，距生之年爲正德辛未。考曰：怵，任建昌縣主簿，妣王氏，祖文泰，曾祖以誠任高唐州知州。公之生也，王夢高唐公南向坐廳事，既寤生公，卒步武焉。配俞宜人，生於正德某年，卒於萬曆某年，享年幾十，生一子二女：子孟嘉；女，長適張仕修，縣學生；次適何繼高，以進士歷官參政。孟嘉諱啟謨，別號太元，早工舉子業，不售。雅好賓客，所交皆一時名流，如徐文長、董思白輩。其爲人高視濶步，不可

一世，晚以太學生選藩司首領，方待詔而卒於京，年五十五。生於嘉靖庚子，卒於萬曆乙未。配何氏，生於某年，卒於某年；側劉氏、金氏、羅氏。劉生一子，即冠；一女，適沈伯霖，太學生。孟嘉之卒也，冠甫十齡，而何已早謝世，使冠卒有成立者，劉等三慈母力也。里人嘖嘖稱女丈夫云。冠以太學生授長蘆鹽運司知事，歸。亦工詩，傳其世業。娶薛氏，生二子：觀廣、觀庶。廣娶某氏，二子陞、階；庶娶某氏。孟嘉始葬公於鑄浦施家嶼之陽，以俞宜人合之。後冠復葬孟嘉於公穴之右，以何孺人合之。茲崇禎壬申七月十有三日。冠用日者言，改葬公於原阡之上，並改祔孟嘉，而又以金氏祔其側，劉、羅二穴相去稍遠，從故阡也。銘曰：

奕奕高唐，華表連雲。感夢來裔，是祖是孫。競免流芳，亦有季昆。乃季者何？古之逸民。三仕州郡，不辱其身。蹇蹇羅源，時揚海氛。以征以繕，拮据宵晨。百年保障，去久逾新。已倅三輔，中外交訌。未皇六師，先詰兵戎。肅清萑苻，買犢歸農。晉而江右，勞勩是酬。秉心惟一，敷政優游。乘以貝錦，公則倦遊。慨焉懷歸，東臯西疇。眷眷良晨，交友好仇。行行仙島，泛泛芳洲。以琴以書，以倡以疇。以忘難老，以消百憂。緬懷狂簡，彭澤其次。彼丁運艱，爾當清世。胡爲效之，其心則似。無懷、葛天，解得其意。百年高風，邈矣難嗣。有其嗣之，霏霏手澤。一傳再傳，珠璣拱壁。鑄浦之陽，列仙是宅。出谷遷喬，有梓翼翼。亦有闔儀，葛藟冰蘂。後千百年，徵公遐則。媿我勒銘，高文典冊。

文林郎廣西梧州府鬱林州北流縣知縣萃臺章公暨配孺人宋氏合

葬墓誌銘（崇禎癸酉陽月）

先慈太淑人同胞者舅氏二人，獨仲舅以科名顯，雖官止縣令，事業不盡表當世，而人品自是哀然。即章氏稱多賢，指不數屈也。既歿而行實不傳，無以示來禩，三十年於今。宗周渭陽之眷，耿耿於心。會姪姆宋孺人繼歿，將改卜吉壤以合葬，而宗周乃敢任其墓中之役。私念舅氏者，莫如甥也。志曰：

章公諱爲漢，字子清，別號萃臺。章爲會稽望族，自始祖開基，凡十傳而及我外大父南洲先生。先生經術行誼冠冕士林，詳宗周所著傳中。配外大母楊氏，生公。公生而沈潛，寡言笑，自少德器端凝，識者咸以遠大期之。先生英偉岸立，氣兀兀上人；而公退然身口如不勝，一味收斂善下。父子間自相師友。先生嘗曰：「吾兒有聖賢之質，吾所不逮，惜未嘗學問耳。」然公自少服先生型範，口無過言，身無愆行，即處心積慮，動質前修，鮮有不合於道者，而居家孝友尤著。他不具論，即宗周以遺腹稱孤，太淑人立孤難於殉死，致煩楊夫人日夜絮泣。公承二人志，亟攜養母子於家，視宗周推濕就燥以往，飢而食，寒而衣。稍長，入塾從師，又長而昏，及遣嫁吾姊，無不先二人志，一一以身任。猶記公司教壽昌時，宗周從先生，五年中凡三往壽昌，讀書贊宮。公初命宗周搦管爲文，閱之，數點頭，已謂宋孺人曰：「甥兒佳器也，乃父爲不亡矣。」及公

所習雉羔之業，每脫稿，必命宗周繕書。若在官簡牘，亦時時書之。時宗周年十四五，日受經先生，而侍公如父，忘其身之去太淑人膝下也。其後不數年，宗周登賢書，從廣西官舍聞捷音，爲之狂喜。尋卒於官。宗周自此不得見公，迄於今日。當世苟有知宗周者，則必知公立孤之德爾爾，嘆爲不可及云。

公少苦讀書，致危疾，幾廢舉業。既長而瘥，卒業。年二十三，補郡諸生，又十年，以易舉萬曆壬午鄉試。與計偕，明年下第。尋丁楊夫人憂。己丑，再上春官，中乙榜，署壽昌儒學教諭。公日與諸生橫經講藝，諸生輻輳如家人。壬辰上春官，又挫。明年，擢知河南永寧縣，時中州大饑，天子廷遣都御史齎內帑金錢行賑。都御史督責諸郡縣長吏頗厲，時時有落綬去者。公焦勞備至，首捐俸爲所屬倡，富民應之，得金錢子粒若干。又因事設處，爲賑法甚備，而境內民賴以蘇。都御史考公稱職。明年災減，公又創立義倉，多儲粟爲經久計，民恃以無怨。公爲政不務赫赫名，獨以仁心爲質，行其撫綏。積久而民德之，戴之如父母。公乃退而自喜曰：「吾平生已見一斑。」居二年，其族叔守誠來憲中州。例當引避，公去任。民遮道留不得，多繪像以祀者。乃調廣西之北流。其地獠民雜處，盜賊出沒爲患，前事者率庸流搪抵，旦夕以去。公至，首議保民六事：一曰講鄉約，二曰興學政，三曰立社師，四曰訓卒伍，五曰革里甲，六曰禁暴露，皆切中地方利弊，民大悅。無何，鄰邑昭平獠作亂，所至屠擄莫當。一日，以三千人向北流，適鹽司朱東光行部至，計無所出，以問公。公曰：「是不難。使君疾馳一驍騎以先聲布曰：『兵巡

某，悉起各縣兵會勦賊矣。某隘伏某兵，某衝伏某兵。『賊當自退。』朱如其言，賊果退。朱大奇公，薦公當路間。在北流期年，積前任報滿。偶勘事鄰縣，途中寒，歸而疾作，遂不起。邑人哀之。時萬曆戊戌十二月五日也。距生嘉靖己酉，享年五十。及櫬歸，行李蕭然。

先是公在官，先生數移書，以古循吏望公，敕公無爲子孫計。公報曰：「兒固計不出此也。」其家學相砥礪如此。赴北流時，圖迎養先生而不果。至是臨終，獨以不得見先生爲恨。先生撫棺一慟曰：「兒已不負所學，雖死何恨！」公始娶王氏，夭。繼胡氏，又夭。再繼宋孺人，生四子二女。宋孺人性剛明，理家井井，教諸子，自幼而長，動有法度，故諸子皆克世其家。公之歿也，子女相繼襁褓，迄於成立，則孺人三十年拮据彌劬矣。孺人生隆慶丁卯，卒天啟丙寅，享年六十。子，熒然、燦然、鳳竹、鳳梧。女，長適沈祖誠，庠生，次適謝應祥。熒然娶林氏，側一子。燦然郡庠生，娶羅氏，四子。鳳竹邑庠生，娶周氏，二女，一字秦、一字宋；繼王氏三子一女，字某，側一子。鳳梧邑庠生，娶王氏，一子二女，未字。熒然、燦然後先早卒，宗人惜之。卜兆曰某之里，而葬期有待，預爲之銘。銘曰：

祿位名壽，不踰中人，而德則豐。學問文章，不媿過庭，而修益恭。德之豐矣，玉潤金融。修之恭矣，事親從兄。鳴琴之韻，清白吏之風。遺爾子孫，傳之無窮。卜佳城之天錫矣，偕爾偶以齊風。